采访记录

时间：2022年1月12日下午

采访对象：苏州市地方志办副主任陈其弟

**吴语现状及特点**

我们的语言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家强烈推行普通话，是为了更好地交流交往，人口流动比较大，苏州人口流动很大，外来人口占比很高，在苏州本地可能听到本地话的概率不是很大，出去交流可能碰到外地人，人们就选择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语言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一个区域人口相对固定，语言是固定的人口不流动，语言便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一代一代语言的传承方式是口耳相传。上一代是该区域的人，婚姻也是相对固定的该区域的人，不是和外界很远的地方通婚，语言固定，不会发生变化，整个苏州范围的概念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人口流动，外来人口的占比多，例如一个单位，单位一半甚至以上的人是外来人口，那么交流的时候自然不能用本地的语言。到了某一个一定的时期，有一帮人专门集中地流入到某一个地方，语言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南宋，北宋末年的时候，徽钦二宗被俘虏，皇室成员逃到临安。因此杭州具有一定的北方官话的韵味，这些人影响了北方的语言，因此这些人的语言比苏州更接近北方。杭州话北方口音的占比比较多，这些人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按理说，中国人的语言越往南方越古老。北方只有四声到了苏州七到八声，而吴江有十到十一声，吴江最多的音有12个，很多的音在苏州市同音，在吴江可以区分。但是有些词在我们这不分却在北方是分的，例如“黄”和“王”在我们苏州不分，在北方却分地很清楚。但是绝大多数是我们分得清楚，北方分不清楚。这里面有很多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是地名会有特别的读法。葑门我们会念“fu门”。根据音韵学的研究，吴语中jqx读gkh，例如“长江”的“江”，“家”，再比如说入声，短促的“哒””滴“”等

**“浒墅关”**

苏州浒墅关中的浒大多数人说成是乾隆皇帝读别字读出来的。实际上，从音韵学的角度，这个字本来就是形声字。“浒”本来就是读“hu”,在苏州话中，jqx读gkh。例如，问“东西有多少”的多少念“几乎”就是几许。也就是说，浒的声旁就是许。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对语言的记音方式叫反切，我们古人对于某一个字的注音，用两个字一个字表示声母，另一个字表示韵母和声调。这个事情水浒的浒字就成了浒关的。浒关为什么叫浒关，最早因为老虎，虎丘塔下葬了和铝模，有个剑池，因为阖闾随葬葬了三千把宝剑，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但是古代的文献上记载在冷兵器时代，干将莫邪葬的剑是很好的，古人认为好的东西要葬下去，据说三天之后出现了一只白老虎。虎丘本来叫海涌山，出了一个白虎叫虎丘。唐朝为了避讳唐高祖的祖父李虎，就把虎丘改成武丘。当时剑池里没了三千把剑，据说秦始皇到了会稽境内，想要挖剑，突然冒出一只老虎，想要追这个老虎，跑到了浒关这个地方，由于老虎跑远了，始皇帝便用弓箭射，阳山有个箭阙峰，据说就是秦始皇用弓箭射出的。老虎从此就不见了 老虎跑到的地方就叫虎疁，当了唐朝，“虎”处于避讳的需要改成“浒”，而五代时期“疁”因为要避讳钱镠改成了“墅”，“疁”表示田野，墅是同义字。“浒墅”形成了现在的“浒墅”。音韵的变化造就了这样的地名，这两个字在乾隆皇帝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两个字。到了北方人南渡来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在苏州这个地方，是否加三点水读音相同。浒墅观读“浒墅”至少在乾隆之前五六百年就已经读“浒墅”了，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渐变的过程，而不是会因为乾隆一句话就改变它的读音。

**“姑苏”**

类似的现象还有，“苏州”的别称“姑苏”。唐朝张继作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将“姑苏”的名称宣扬。吴国就造了姑苏台类似于，瞭望塔的建筑，用来登高望远。吴国重用用伍子胥和孙武，伍子胥出谋，孙武打仗，有了这两个人的帮助，吴国迅速强大。伍子胥当时出了一个计谋，需要一个据点造了一个苏州城，苏州城以外，前线要守好，为了防备南越西楚的进攻，需要在西南角作为一个点，可以看到南面和西面。在苏州的西南角，木渎这个地方考古发现，灵岩山上有广寒宫，西部是屏障和前线苏州的构造：里面是子城（景范路以东，干将路以南，公园里西，十梓街以北）卫城河绕一圈是苏州的大城，以往是郭，木渎以外包括在郭的范围内，木渎是前线的防御，需要有一个能够监视地方的制高点，于是在那个地方。于是在胥口清明山上,另一说在七子山建了一个高层的建筑，瞭望西南有没有敌情。苏州的西南面太湖，石湖越溪。姑苏成为苏州的别称，苏州由姑苏而来，苏州的概念由隋朝出现，姑苏的概念2500年前造姑苏台的时候也造了那个时候吴王阖闾的时代，已经形成标志性建筑成为代称，指向性很大。后来勾践卧薪尝胆从后方打败了我们，吴国便被越国所灭，并且以占领姑苏作为标志，因此姑苏的出现远远比苏州要早。

姑苏两字是什么含义，古书上认为“姑”是一个发音字。落实到点上，就是“苏”。发音字是什么的，古代的时候反切，发音字是什么呢，姑苏二字，我们建的国家叫“勾吴”。“勾吴”二字的反切与“姑苏”二字相同，“姑苏”读得快一些便是与“勾吴”相同。事实上“勾吴”就是“姑苏”在这一点上，被后人记叙南方人的事情，北方人掌握文字，周朝的太子识字，有记录的权利，竹简。北方人用记音的方式来给予记录，类似于“姑苏”与“勾吴”的概念，可能有的人记成勾武，有的人记成姑苏。

**“吴”**

“吴”最早表达叫一个人是回应的时候发出声音。“吴”最早时口下面一折表示一个人回应时头扭过来，描述了这个地方人的特点。和我们这个地方生活的民俗有关，我们这里生活离不开水。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里以鱼为生，“吴”字表达了“鱼”的音。吴方言的第一人称，鼻音“鱼”古文字象形字，在古代，三千年前，字还没有这么多，象形字还是比较多的“吴”另外一个解读就是“鱼”。“吴”是一条鱼的骨架，描述这个地方的人，第一人称也发这个音，然后吃的就是“鱼”，音形意都具备了。追溯到象形字“鱼”就是一条鱼的形状。我们在古代的时候，称“鱼”和“吴”是同样的音，苏州越溪有一个“鱼城”，一作“吴城”这是因为古代的时候，这两个字同源。还有一个字，“多余”的“余”也是一个鱼头，余在古代是第一人称，吴方言里还保留了苏州话的第一人称。所以中国的汉字音形意保留着一些古意，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说，又做什么在当时同音。

**外来语言对于苏州话的影响**

音韵学上的中原音是为后来发展的普通话为打下基础。吴方言保留的音早于中原。宋金以前，特别是宋室南迁，把北方的而一些东西带过来了，对于杭州影响最大，而对于苏州影响也是有的。东山和西山很多的家谱，都追溯到宋室南迁。例如东山“王”姓称为“三回堂”，以陆巷的[王鏊](https://baike.so.com/doc/5363129-5598691.html)为名，学士街便是以他命名的。精兵从北方跑过来，从苏州往南跑，宋室从该地而来。大部分的大家族从北方而来，东山和西山的话比别的吴方言硬，带有北方人的硬气在里面。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没有杭州那样变得官话气质那样足了东山和西山很多的大家族没有根本改变它的方言，具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人口变化直接影响方言量多量少。

人口对于方言的冲击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块区域一些人讲的不是吴方言，而是河南话。太湖边上一些人以捕鱼为生，这批很多的渔民不是本地人。事实上吴以前到了隋朝都城还在长安，大运河经过改道随着京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运河沟通了南北的交流。同时也沟通了南北向的交流。北方南迁很有可能是河上过来的北宋都城在开封，黄河往东一定地方向南走，有很多船家靠船为生，来到了这批人便是渔民，从北方来的，运完以后在太湖边上的宛平待了下来，集中地呆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至今依然将河南话。这是历史与现实的沟通。

是否要保留吴方言，记录的方式有很多，录音录像形式，评弹昆曲形式，但是语言是一种活体的东西，没有人会说，这种东西就死掉了。哪怕用标音记录下来，也是一种死了的语言。比如说西夏，西夏存在过，语言没有人说，文字只能在博物馆里被人观摩。我们的方言，在现代人口流动很强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消亡。因为方言具有社会性，大量的外地人口流入他会改变你整个儿方言的环境。宛平人还是相对存在那些人，人口环境没有变化这批人相对独立，不和岸上的人有交集。方言在年轻人弱化，历史上改革开放初期以会说广东话为潮，现在的苏州话已经弱化，说得不是很纯，现代尖团音消亡成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吃菜”和“切菜”。有一定的东西吴方言的特色在慢慢消亡。